版式设计：于永波 校对：王玥璁
邮箱：ksktxxbfk@163.com
克什克腾信息

散文

秘境寻踪

■素心

万万没想到，再次与鲁王城相会，却被一场猝不及防的雨夹雪弄的略显狼狈。鲁王城遗址位于克什克腾旗达日罕乌拉苏木多若诺日嘎查白音门德独贵龙，是元代弘吉剌部建的城郭，著名的草原城池之一。玉带似的耗来河自城南潺潺流过，注入两公里外的达里诺尔湖。这里是一处美丽富饶的草原牧场，夏日碧波荡漾，草色青青，牛羊成群。依山面湖的古城遗址，幽静而神秘。欧式草原美景，又有厚重的蒙元文化加持，让这里成为了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每年黄金旅游季，慕名而来的游客就会自四面八方纷至沓来。

蒙元时期，应昌路拥有极其重要的军事作用。鲁王城与大宁路、全宁路同为塞北三大历史名城。公元1270年，弘吉剌部的领主孛思乎儿斡罗陈与囊家真公主奏请世祖忽必烈皇帝，在他们封地的达儿海子（今达里诺尔湖）建城居住。城池竣工后，取“顺应昌盛”之意赐名“应昌府”，后升为“应昌路”，成为弘吉剌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内建有众多佛寺庙宇。应昌城建立后，至少有五位领主封为鲁王，因此应昌城又称为鲁王城。公元1370年，该城毁于明朝农民起义。

古城遗址南北长约800米，东西宽650米，城墙尚存，是内蒙古自治区元代古城遗址保存最完好的一个。雨雪中，一座座楼台亭阁遗迹更显悲凉，蜿蜒曲折的残墙断垣高低错落。那些残破的石碑、地基承载着弘吉剌部昔日的辉煌。如今，当地牧民用青砖围砌，已经把古城遗址保护起来。多若诺日人懂得历史文化是绚丽的瑰宝，既要保护又要传承，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让历史重现光芒。人们在唏嘘兴衰荣辱的同时，也感叹草原人民学习历史，利用现有资源，与时俱进发展旅游的经济头脑。

鲁王城的食邑是孔子之乡山东，历代鲁王及王妃极其注重儒学的传承与教育。他们开设儒学馆，学习优秀的汉文化，并且聘请儒学大家开堂授课。自那时起，马背民族下得马来，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成为传统。

在鲁王城遗址的斜对面，一座普通的院子并不起眼，然而这却是自治区最后一所“马背小学”。达日罕小学白音门德教学点始建于1937年，是目前全自治区唯一一所嘎查级民族小学。

八十多年前的多若诺日，阳光正好。白云如水拓般在蓝天中留下自己的印记，绿草凄凄中，一匹骏马自远方飞驰而来。马背上精壮的汉子身后背着块木板格外引人注目，他便是乌兰夫的同学，革命青年汪瀛州。蒙古包里，几个孩子聚集在一起，正眼巴巴地等着他们老师的到来。这些孩子有的来自相对较远的蒙古包，有的是附近牧民的娃娃。他们的老师汪瀛州毕业于前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后投入地下工作，在林西被日军通缉后，他辗转来到克什克腾旗西部达日罕地区隐蔽起来。此间，他建立了这所小学并亲自任教，教学之余还经常向当地牧民宣传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思想。这所拥有红色基因的小学就是现在的“白音门德马背小学”的前身。

马背小学是基于草原游牧生活特点和原有的私塾基础上，自然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流动教学模式。然而，随着牧民逐渐定居，马背小学由全年巡回教学变成集中教学和巡回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模式。1978年，苏木、嘎查逐步实现固定的学校和教室，“马背小学”被全日制教学模式所替代。2001年合校并学的时候，白音门德小学在草原深处留了下来。

当我虔诚地走进这所拥有红色血统的嘎查学校时，雨雪的势头越加猛烈，想着历届教职员工们风里来雨里去，奔波在蒙古包之间，只为孩子们能接受到良好的教育，敬佩之情油然而生。校长轻轻推开一间教室的门，一名年轻的男老师正在认真讲课，对面两名学生坐的笔直，听的一丝不苟。

“这是三年级，也是我们学校最小的班级，只有两名学生。现在的白音门德小学仍然保留着马背学校的传统，家访和教学融为一体的特色教学。有教职工15名，56名学生分六个年级，最多的一个班也才十几个学生”校长笑着说。

“别看这个学校学生少，但却是不可或缺的。一是方便了孩子们就近上学，二是对历史的发扬和缅怀。”一直陪同我们的嘎查副嘎查达达来说。别看达来年轻，但他却是一位熟读历史，爱好写作的知识型干部，说起多若诺日嘎查的历史人文与发展，头头是道。“多若诺日嘎查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不但是闻名遐迩的草原名城，更是革命老区。1947年在这里发生了著名的‘亮子河战役’，内蒙古骑兵四旅36团还在这里剿过匪。”达来饱含敬意地为我们讲述革命先烈的故事。而此时我们正站在一家饭店门口，老板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大量游客的涌入，为当地牧民带来了商机。头脑灵活的牧民抓住机遇做起了饭店、旅店生意；同时还会售卖当地的奶制品、肉食和草原特产。雨雪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我单薄的外衣抵挡不住寒冷的侵袭。饭店老板额日德热情的把我们拉到店里，一大碗奶茶下肚，瑟瑟发抖的身子才有了些许暖意。不一会，一阵香味传来，额日德端来了一大盘包子，两碟小菜，抱歉地说：“今天不巧，停电了，别的做不了，只能请你们吃点蒙古包子御御寒了。”

夹起一个包子咬了一口，满口的汤汁，鲜香浓郁，肉质软嫩爽口。我一连吃了三个才放下筷子。吃食虽然简单，我却深切体会到了草原人民的热情。额日德这家饭店以家常菜为主，没有客房，但她却同时经营着一家商店、美团优选和邮政快递。据说多若诺日还有一家商店，但饭店就仅此一家了。

“我们嘎查的人只要在美团优选前一天网上下单，第二天货品就能送到牧民手中。邮政快递更不用说，快捷方便，极大地方便了当地牧民。”额日德脸蛋红扑扑的，身板结实，虽然她说的蒙语我听不懂，但不影响我对她热情开朗性格的认知。这位有着多年饭店商店运营经验的大姐，每年旅游旺季都是她最开心最忙碌的时候。她每天乐呵呵地迎接着天南地北的游客，并且给予他们回家般的温暖和关爱。别看她的店规模不大，但却是多若诺日连通外界的纽带。

“我们嘎查地处浑善达克沙地和贡格尔草原交界处，自古以来都是以畜牧业为主。近年来，在乡村振兴的助推下，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未来，我们将以高质量的畜牧业为主，再结合旅游观光为发展主线，实现牧民更大的增产增收”。听着达来的介绍，我的目光却被积雪下探出头来的嫩绿草尖吸引。这里的人和小草一样都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再过几日，绿野成荫，百花绽放的盛夏就会来临。到那时，人们捧着香浓的奶茶、手把肉、蒙古果子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

“东城无树起西风，百折河流绕塞通。河上驱车应昌府，月明偏照鲁王宫。”如今，杨允孚笔下的“鲁王宫”早已风光不再，多若诺日已迎来振兴时代的盛世辉煌。

多若诺日嘎查简介：多若诺日嘎查位于达日罕乌拉苏木西北部，距达日罕乌拉苏木所在地28公里，全境地处浑善达克沙地和贡格尔草原交接处，6个独贵龙（村民小组），总面积40万亩。户籍人口400户956人，常驻人户228户846人。2021年末嘎查人均收入15000元，集体经济收入累计11.1万元。

散文

草原的『月亮』

■田福

今年的寒气老赖着不走，立夏好几天了人们还中午脱早晚穿。种地间隙有个采访任务，临行前听了朋友的话，只差没穿棉袄棉裤了。到克旗经棚正值响午却也没感到热。经棚到达来诺日镇车行四十分钟，透过玻璃看已经进入纯纯的草原了。这里正是我要来的，而且也正是现在。我向往草原，钟爱草原。我的草原情结根深蒂固是受儿时读的《草原英雄小姐妹》的影响，对草原的冬天特别是对狂风暴雪中的草原有了抹不掉的印象。在我的生涯中，也曾几次邂逅草原，但那都是夏季，这并不能满足我，我更想体会一下草原的冬天，因为冬天离龙梅玉荣的暴风雪会近些。这次来还真真地让我体会了一把。草原的天很大所以看起来很低，这天头晌太阳还捉迷藏似的露了几次脸，可一会就阴了，云彩似乎擦头皮了，接着大雪片来了。那可不是“鹅毛”，砸下来带着响动：“啪啪啪……”拍打着车窗、抽你的脸。我心里感叹，草原你终于馈赠我了！

可这天我祈愿已久的内心慰藉却一闪即逝，因为我透过罕达罕嘎查的窗子，一眼就看到了雪片中的低矮房舍和整个冬天都被围在栅栏里的牛羊，还有一垛垛捡拾晾干的牛粪……这里的人今天咋生活的？我真想知道。

自然会有人告诉你。

下午，我跟着岗更嘎查的党支部书记好毕斯哈拉其踏着脚下的泥泞和尚未化尽的雪，推开两道铁栅栏门走进萨仁花的家。迎接我们的女主人67岁，中矮个儿，身体结实。汉话说得流利，她就是我的采访对象。她开口就问：“你要问我什么呢？”好毕斯哈拉其用蒙语跟她交流，我不懂蒙语，但从他俩的表情中，我知道书记在介绍我，并且她很乐意接受我的采访。

我摊开笔记本，笑着告诉她：“您就回忆下您这么多年当嘎查干部的事吧。不一定都是成绩，遭受的挫折也可以讲。”我想，通过老人的话旧，我就走进了一段牧民史。来时的路上，好毕斯哈拉其已经大致给我交代：萨仁花前前后后大概干了快三十年嘎查干部，2015年从嘎查支部书记的位子退下来。她退下来好毕斯哈拉其才转的“正”。而这位现任书记，虽然我还没正式采访他，却对他颇生好感。这个不善言语的人很谦虚，却内里藏秀。因为他完全可以向我介绍嘎查的一切，可他却带我采访前任。他说这都是前任的“底儿”打得好。这没法不让我肃然起敬！

坐在萨仁花屋里，好毕斯哈拉其只是静静地听。好像学生在听老师授课。一旁沙发上的萨仁花轻言慢语，开始了漫长的回忆：

那是1975年，21岁的萨仁花在党旗下庄严宣誓。不久后便当选为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因为当时的大队太缺少年轻干部了，特别是女干部。1977年她被调入公社草原站，两年后草原站撤销了，她便回家养牧放牧。1994年当选嘎查妇联主任。1997至2003年任嘎查副嘎查达兼妇联主任。2004年东岗更、西岗更两个嘎查合并为现在的岗更嘎查，她以高票当选为嘎查达。2012年至2015年任嘎查党支部书记……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萨仁花把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献给了她热爱的牧民和草原。

我的心里开始不平静起来。我很想问问她：您从未想过去草原外边看看吗，您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诱人？您一生做出如此选择，难道不觉得亏吗？但我无法张口，因为她脸上透着骄傲和自信。我忽然想，她比我精明，也许，她哪都去过。我没去过的外国她都去过。但她坚持自己的选择，她无悔！

那是因为，乡亲们的需要和期盼是她的精神和灵魂支撑。在她的心里，自己不是自己的，自己是乡亲们的。只要乡亲们需要，一切都可以奉献。给自己如此定位了，外面还诱惑得动吗？

乡亲们选她，上一届选她，下一届还选她，前十年选她后十年还选她，政绩还用说吗？她不想说。她说她都忘了。我知道她大都忘了，因为数不清了。一个真正有成绩的人，是不咋用心记成绩的。我最后说您咋也得给我举一两个例子呀，随便一个就行。就像咱们伸手能端起的这碗奶茶。她被我的虔诚、风趣所感动，那我就给你说说修桥吧。

岗更嘎查的村前村后围着两条河，一条叫托里河，一条就是天下闻名的贡格尔河。河水滋润了草原牧场，也给牧民出行带来了不便。尤其是牧民们每天出去放牧都要过河，河水虽然不是很深，但河两岸的湿地难跋涉。牧民骑马都难过，就别说牛羊了，体弱多病的牲畜有的就深陷里边出不来了。自祖辈起人们就想过要修一座桥，但修不起呀。萨仁花进入嘎查班子时就做上了修桥梦，但那只是梦呀。2004年萨仁花当选嘎查达，第一件事就是建桥。她几次跑达里湖管护站求助，人家终于答应解决水泥桥板，但所需石块需要嘎查自己想办法。这样萨仁花也感激零涕，一口应承下来。返回时才感觉头有点大，几百方石块在这平旷的草原怎么弄啊，嘎查没有经费！只有动员牧民到远处的山上寻石头，用勒勒车运到托里河边。当时那场面，牧民的劲头，萨仁花说起来现在仍热泪盈眶……2012年，萨仁花又“跑来了”政府“一事一议”项目，在贡格尔河也修了一座桥。两座桥就像嘎查的门，里边憋着的东西出去了，外边新鲜的东西进来了。采访结束，路过贡格尔河这座桥时，还没等我张口好毕斯哈拉其就把车停下。我下车静静地在桥上站了会。然后把眼光放远，贡格尔河迤逦蜿蜒，流向草原明珠达里湖。达里湖不在视线里，但达里湖早在我心中闪闪发亮。

车上，我不失时机地询问好毕斯哈拉其一些事。他的回答总是那样平淡，是，就像刚才萨仁花的叙述，他们总是觉得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所以平常，甚至不值一提。我忽然觉得，这就是牧区人，这就是牧民。他们的心像蓝天一样纯净，他们骨子里的平庸是以善良做底色的。人只要善良，在哪里活都精彩。

这晚在腾格里塔拉宾馆我久久都不能入睡，因为我的心还在激动中。如同饮了一杯浓咖啡。我拉开窗帘，想看外面是否有月亮？天还在阴着。但我心里一轮饱满的月亮已经升起……我忽然想起，萨仁花就是月亮的意思。

最后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萨仁花，这个现如今已经67岁的老人，一辈子都没将自己嫁出去。现在她宽敞整洁的屋里就她一个人，邻居是她的娘家弟弟全家。

问号写在我的脸上。但有的话我不便问出，因为涉及个人隐私。我所以想问，是我固执地认为：如果她不是当了近三十年的嘎查干部，就会把时间和心思多留给自己点儿……

岗更嘎查简介：岗更嘎查位于达来诺日镇西南部。距旗政府所在地经棚镇55公里。总面积50万亩，其中草牧场46万亩、耕地3100亩，有8个独贵龙，户籍人口406户897人，常驻人口299户712人。嘎查主导产业为畜牧业，现存栏牛8867头，羊14600只，共有10个家庭牧场和5个专业合作社。岗更嘎查党支部为“最强党支部”，党支部下设4个党小组，共有38名党员。嘎查“两委”班子成员6人，大专以上学历4人，平均年龄38岁。2021年被评为旗级“先进基层党组织”、市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2021年牧民人均纯收入1.36万元，嘎查集体经济收入累计20万元。

散文

泉眼无声惜细流

■陶旭东

五月，绿草钻出了小芽，漫甸的树绿了，阳坡的山杏花，或粉或红的怒放着，在初夏的气氛里应景着节气的装扮，天气虽然还有些冷，但布谷鸟催耕的鸣叫依然。大片的土地已经耕种下来，不少田地被地膜覆盖起来，在春风的吹动下，像蠕动的鱼漂，上下起伏着。晚田的预留土地上，翻耙过的田野喧松的冒着热气。

1

水泉村位于土城子镇西边，曾是老书声乡的前漫甸，主要以农业种植为主。在这里，我们见到了村委会副主任马爱文，他30多岁的模样，一副憨厚老实的面容。在村委会的办事厅里，一名工作人员正在为村民办理日常业务。

随意浏览一下，村部的墙上贴满各种责任制及规划图。“草原书屋”图书阅览室陈列着各种图书，村民们在业余时间可以借阅，丰富了农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村部很规整，一侧还有村卫生室，会议室，整个大院方方正正，干干净净。

沿着村里修的水泥路，我和马爱文从村部往下走，前面出现一个白墙蓝瓦的大院落，我问道：“这是什么地方？”马副主任回答道：“这是幸福互助院，是政府为改善孤寡老人们的生活而设立的，这些老人可以彼此之间互相有个照应，互相串门说说话。”这所大院每户两间房，大约有二十几户。

一个窗前养着几盆花的屋子吸引了我，我笑着对马爱文说，一般养花的人都是热爱生活的人，咱到这家去看一看。敲敲门，一个老妇人把门打开了，把我们让进屋里，随意观察了一下，一铺小炕，一个小厨房，边上安着一个水暖小锅炉。窗前摆放着几盆花，花儿开放着，给室内增添了喜气和乐趣。炕上坐着另一个老妇人，是幸福院里的邻居，老姐俩都八十多岁了，身体看上去还很硬朗，都能自理。我随口问了一下，每月生活费得多少钱，够用吗？马爱文旁边说道大约几百块钱，老妇人接过话，“够用了，有时孩子们也给买点东西，接济接济。现在生活好多了。政府给盖的房，暖和着呢。”

听着老人们发自内心的道白，我的心震动了，因为这些从贫穷走过来的人，对待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怀，她们懂感恩，也知足，何况我也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

2

水泉有个二泉山，这里有个传奇故事和一个传奇人物——闫平。

六十年代，曾经当过区小队队员的闫平，看到光秃秃的山，荒凉凉的岭。闫平心里很难受，他决心让山绿起来，让岭活起来，于是他专门到赤峰林研所学习种植树木，当年在林研所的老人都知道这个从克旗来的小伙子，高高的个子，魁梧的身体。十分勤奋，天天磨在科研所专家的身边，问这问那，挖树坑，嫁接，植苗种树样样抢在前，不怕脏不怕累。所里的专家渐渐的喜欢上了这个小伙子，把一些技术经验传授给了他。并把一些形象工程交给他去干。当年的盟公署大院、宾馆等地的树都是闫平栽下的，香柏，丁香，紫罗兰，现在还在这些地方能找到当年的痕迹。

闫平学成回来了，他回到水泉，大队让他去林场，他二话没说，卷起行李就住进了只有几间草屋的水泉大队林场。条件简陋，刮起大风来，抽在身上，刮骨般的难受。山坡上，挖出了一个个树坑，闫平根据漫甸的特性，黄土植榆树，贫土种松树，低洼种杨树。几年功夫，山坡有了绿色。这时闫平参观了一个大泉山林场有了触动，回来就把自己所在的林场改名二泉山，并用石块在山半腰垒成大字，至今我们还能看到。闫平决心把二泉水变成花果山，于是开始种沙果，海棠果，葡萄，渐渐地，二泉山被绿荫覆盖，被果香弥漫。水泉村树木多了起来，有了林网。后来闫平又被书声公社邀请到大黑山果园又建设出了一处花果园，受聘书声农中讲授植树造林技术，在当时的书声乡成为佳话。

3

在水泉村的水泥街道上马爱文如数家珍地指点着一处处的砖瓦结构房屋，报着对我来说陌生的名字，讲着这些年农村的发展变化，让我的目光有点目不暇顾，忽然他讲到了文涛家庭农场，引发了我的兴趣，这是一个新事物。

文涛家庭农场是村里申请的专项扶贫款一百万投资的，做为支持项目，帮助文涛成立了农场。文涛家庭农场是以合作社方式成立的，购买了各种大型农机具，承包大量土地，对周边村民们耕种收割除草施肥实行社会化服务，减轻了农业的沉重负担，对抢种抢收大有益处。因此，现在农村家里有老人就能应付了农事。再也不像过去为种地收割发愁了，几十亩地播种一两个小时就能完成。家里腾出的劳力可以外出打工，赚些外快。文涛家庭农场每年还为村里带来八万块钱的集体经济收入。

4

山谷中，一栋新建的民房孤立于两座大山之间的坡地上，凸显着主人的个性，房后陡峭的山脊上，羊群悠闲地觅食。面庞瘦削的李强开门把我们迎进了还算宽敞的客厅。

说起羊倌和诗人的角色反差，都觉得有点风马牛不相极。李强笑着说，其实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奇怪，放羊是生活的方式，作诗是心灵的拷问，并不矛盾。李强年轻时就迷恋上了诗歌。一草一木在他眼中都是诗的意向。后来由于孤傲的性格，卓尔不群的他放弃了许多人眼里非常难得的学习工作机会。回到故乡，他承包了村里的林场荒山，因为他家就在山里住。从此山为邻，羊做伴。

成为羊倌对他来说是支撑生活的手段。他靠放羊的收入养活自己、养活家人，而放羊也让他得到了一个可以属于自己的天地。在这个远离世俗的山沟里，可以得到心灵的安静。

对于诗歌，李强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诗人大多都背负着以往沉重的历史和不堪回首的痛苦，他们无法放下这一切，如果在笔端宣泄出来，那就是诗。所以写诗绝不会是一件轻松的事。

以前，他是一个极其孤独的人，直到娶了达里湖畔的蒙古族姑娘为妻生下一女，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做了父亲，有了抚养、照顾女儿的责任。就是这责任感让他走出了原来只属于自我的天地。

诗使李强更多地融入了社会，也有了更多的朋友。近年来，也常常有文友们驱车前来，享受山谷赐予的幽静闲适，或谈诗论道、或举杯成欢。李强创作的诗也走出了大山，开始见诸各种报刊，并得到各地诗友们的好评。曾在赤峰工作过的著名军旅诗人赵郭明评价李强的诗歌，称赞他的诗品格高，不媚俗，气韵内敛，有诗的味道，而且诗歌质感丰富，耐人寻味。对羊倌诗人李强，《百柳》文学期刊做过专题介绍，《红山晚报》《赤峰日报》、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等媒体也先后作过专题报道。

李强一边放羊，一边守护着山场，几年下来，植被得到了恢复，李强的生活也有了转机，村里没有忘记在大山里的他，给他申请了盖房政府补贴，让他终于有了自己的新居。

晚霞映照着天际，我们一行离开水泉村。大风车在高高的山岗上有节奏地旋转着，绿荫环绕的一个个村落升起袅袅炊烟……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荫照水爱晴柔。”水泉虽小，汇聚成了汪洋大海。水泉村的变化是广大农村的一个缩影，让我们看到了新农村的新气象。

水泉村简介：水泉村位于土城子镇政府西南部，比邻土官线，距离土城子镇人民政府35公里。全村总面积8.3万亩，其中：耕地面积2.46万亩，草牧场面积2.25万亩，林地面积2.88万亩（退耕还林0.60万亩）。村集体耕地面积235亩。主要种植小麦，青稞，及杂粮等作物。全村划分村民组14个，辖区总户籍数989户2145人，其中，常住户348户757人。2021年集体经济收入累计11.55万元。

散文

喜悦中的烦恼

■吴国丽

从经棚镇出发，驾车沿经乌线向南行驶二十多分钟，便可看到萨仁沟村的路牌，按路牌指示，车子右拐上一条水泥路，水泥路从一片茵茵草地中间穿过，时不时有巨大的树木映入眼帘，不论是杨树、榆树，皆是枝繁叶茂。再看一会儿，你就会发现，绿色是从山上跑到了山下，草地的绿和树木的绿，深浅不一，又绿得各有风采，各有姿态。这时，你早已驶入了萨仁沟。

绵延二十公里长的萨仁沟，究竟是因沟里最早的开创者叫萨仁得名，还是因这条沟形如弯弯的月亮得名已不可知，而由九个村民组组成的萨仁沟村在地图上的外形却是恰如一轮弯月。这轮弯月的当家人就是村党支部书记方明，近两年，每到八月份玉米粒开始变硬的时候，便没有一夜可以踏踏实实地睡个囫囵觉，直到玉米收割完毕，他才长长地松口气。究竟是什么事情让这个五十多岁的硬汉子忧心忡忡呢？

这话说来就长了。

早在三十年前，萨仁沟村村前村后，有名的没名的山上，沟里沟外，都还生长着白桦树、榆树、山丁子树、山杨树、梨树、黄榆树等天然林木，杏树、映山红、臻柴、刺溜等灌木也生长得茂茂盛盛，林间还生长着大量的野菜和中药材，这些野菜和中药材一度成为村民们的一个收入来源。但随着畜牧业的蓬勃发展，萨仁沟村的生态环境却陷入了恶化中。

痛定思痛，2012年到2015年，连着三年，萨仁沟村退还了4570.5亩耕地给林地，退耕还林之后，萨仁沟村的耕地面积只剩下了5400亩，而旱地就占了5200亩，水浇地只有200亩。耕地少了，但村民们还得依赖这些土地上的产物来饲养牲畜，传统的以农养牧的生产方式仍然得继续下去，那些生长中的玉米在村民的眼里就和孩子一样宝贝了。

其实早在退耕还林之前，萨仁沟村的村民就已意识到生态保护的重要性了，他们在前山后山上大力人工造林，才有了今天成片成片的杨树、落叶松、樟子松、云杉。随着退耕还林和禁牧的展开，山林和草场得到了休养生息，萨仁沟村的生态渐渐好转。村民们发现原来销声匿迹的一些野生动物又回到了山林里，小的如野鸡、嘎嘎鸡、沙棘子、斗鸡、野兔、狐狸，大的如狍子、野猪，至于鸟类，光从那叫声不一中就能听得出其种类的繁多，多得连老一辈人也叫不全它们的名字了。这些野生动物的回归无异于向村民们宣示，绿水青山不再是远去的记忆了。有了青山和绿水，还愁没有好的生活吗？抱着这样朴素的念头，村民们奔向幸福生活的劲头更足了。

然而生态环境的好转，既给村民们带来了宜居宜业的生产生活环境，也给村民们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困扰，野猪下山了。

野猪一向喜欢居住在幽静的高山密林中，它的食物很杂，食量也很大，从树枝到鸟蛋，到腐烂的植物根茎，昼伏夜行，很少下山。也许是八月的青玉米散发的清香飘得太远，才让这个嗅觉特别灵敏的家伙决定到山下走一趟。总之，野猪下山了，一夜之间，大约10亩玉米地遭到了毁坏。

站在被野猪糟蹋过的玉米地里，村民们心里直滴血。野猪啃玉米，并不是完完整整啃完一根再啃下一根，它是胡啃，一根玉米棒子啃不了几口就丢下，再去啃下一个。10亩玉米地，每亩按800斤产量来算，就是4吨，这4吨玉米的消失，意味着一个两口之家一年近乎颗粒无收，将不得不拿出大笔的钱来外购牲畜饲料，无疑给原本生活就不富裕的日子雪上加霜。况且，以野猪的习性，它认准了一块地方，就会不停地来祸害，直到把这块地里的庄稼都祸害完才罢休。

怎么办呢？任由野猪这么胡作非为肯定不行。捕杀野猪？野猪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违法的事村民们连想都不敢想。村民们的想法很简单，不想捕它也不想杀死它，只要把它赶跑了就行。咋个赶法？

首先是夜里有人开始去玉米地里巡夜了。就比如方明，自从发生野猪进地的事，他几乎每晚都要去玉米地里转转，一宿去三回，等到看天快亮了，野猪也应该不会再下山了，他才能回家补个觉。

人光去地里转也没用，野猪的攻击力很强，村民既不能激起它的野性，又不能眼睁睁看着它干坏事，正所谓投鼠忌器。有一次人们围住一头公野猪呐喊吓唬，可能是人们喊得凶了，给野猪吓得狠了，野猪一个纵身，想从一位村民身旁蹿出去，那位村民总算躲闪得及时，没和野猪迎面遇上，可还是被野猪的獠牙给扫到了小腿，顿时鲜血直流，皮肉翻开。

再以后，村里人就不敢靠野猪太近了。人喊不行，敲锣打鼓呢，效果也不大，有人想出个主意，把音响放到地头，看野猪出来了就放音响，野猪没听过这个，兴许就能吓跑了。别说，开始的时候，震耳欲聋的广场舞曲一响，果然把野猪吓得够呛，扭头就逃回了山林。村民们终于松了一口气。然而没多久野猪就发现，这个发出吓人动静的东西是个死物，实在是不足为惧。于是，它又大摇大摆着下山了。被先前胜利冲昏头脑的村民此刻已经回家，只有音响还在地头。野猪对音响没有兴趣，径直进了玉米地大吃特吃起来，吃到高兴处，竟然还随着音乐的节奏扭动起身子来。睡了一觉的村民终还是心里不踏实，叫起了同伴，一起到了玉米地。这一看不要紧，几个人面面相觑，广场舞不知换了几支曲子了，而野猪正随着曲子在地里撒着欢，那腰身一扭一扭的，别说，和舞曲的节奏还挺合拍。于是，大快朵颐后的野猪就在几个人的目瞪口呆之下，迈着心满意足的步伐走了。

放音响的法子不行，村民们又想出一个办法。巡夜的人远远看到野猪向玉米地奔来，就在地头点燃鞭炮烟花，一时间火光、巨响、浓浓的硝烟，地头成了战场。别说这招还真好使，野猪终于吓得回去了。不过，体格壮硕的野猪脑子可不笨，它暂时地缩回山林，不过是等待时机。过了一会儿，地头没有动静了，它又试试探探地向玉米地靠近，结果又被死守玉米地的村民发现了，于是，又一轮的鞭炮烟花被点燃，夜空再次变成白昼，野猪再次逃窜。如是者三次，天渐渐露出了亮色，野猪终于死了偷袭玉米的心，回到了山林的深处。持续一夜的玉米地保卫战终于结束了。但野猪的贼心不死，村民们保卫玉米地的战斗就不能停止。夜夜的鞭炮声和烟花四起，村民们说，萨仁沟那段时间每到晚上都和过年一样热闹。

但这样的热闹显然不是村民们愿意看到的，可是在生态保护面前，萨仁沟村的村民们却不得不接受这场和野猪不对等的战争。也许用不了多久，当山上的植被进一步恢复，山里能给野猪提供的食物也就会越来越多，到那时，村民们就可以不用这么辛苦而又无奈了。

方明坚信，随着全面禁牧工作的推进，这一天会很快到来的。

萨仁沟简介：萨仁沟村位于芝瑞镇西北部，距经棚镇37公里，全村总面积为8.9万亩，其中耕地5400亩，林地面积12970亩，草牧场面积52884亩。辖天合成组、西沟组、白台子组、黄土梁子组、广太永组、同太号组、达子营组、坤龙号组、苗营子组九个村民组，村部所在地是天合成组。户籍人口426户928人，常住人口131户291人。2021年人均纯收入12000元，村集体经济收入累计11万元。